

世補齋醫書前集

論文二

世補齋醫書 文五

壻歸安沈熱不惡寒耳

元和陸懋修九芝著

受業

羅山方連軫坤吾

參校

溧水濮賢慈雲依

子

潤庠鳳石

葛根桂枝辨

溫熱之與傷寒所異者傷寒惡寒溫熱不惡寒耳惡寒爲太陽主證不惡寒爲陽明主證仲景於此分之最嚴惡寒而無汗用麻黃惡寒而有汗用桂枝不惡寒而有汗且惡熱者用葛根陽明之葛根卽太陽之桂枝也所以達表也葛根湯中

之芩連卽桂枝湯中之芍藥也。所以安裏也。桂枝協麻黃治惡寒之傷寒。葛根協芩連治不惡寒之溫熱。其方爲傷寒溫熱之分途。任後人審其病之爲寒爲溫而分用之。尤重在芩連之苦。不獨可降可泄。且合苦以堅之之義。堅毛竅可以止汗。堅腸胃可以止利。所以葛根湯又有下利不止之治。一方而表裏兼清。此則藥借病用。本不專爲下利設也。乃後人之視此方。若舍下利一證外。更無他用者。不審兩陽合病之下利。固屬葛根。而不下利但嘔者。亦屬葛根。則葛根豈獨爲下利設哉。夫葛根旣治兩陽合病。則卽施諸病連太陽者。亦爲甚合。豈有未入陽明。早用葛根。恐將病邪引入陽明之理。況

溫病之所需、不過葛根、亦猶夫中風之所需、不過桂枝、極分明亦極容易、乃吳鞠通沿嘉言之謬、欲以桂枝治溫、吳且極詆葛根、切戒芩連、適棄去此病所亟需之藥、意豈有不利於葛根之類者乎、

葛根麻黃辨

溫熱之與傷寒所異者、傷寒用藥以辛溫、溫熱用藥以辛涼耳、而其應用輕以去實、則一也、徐之才十劑曰、輕可去實、麻黃葛根之屬、意蓋以麻葛性皆輕揚、皆可去實、故以二者並言之、謂麻黃之輕揚、可去傷寒之實、葛根之輕揚、可去溫病之實、然則欲去太陽之實、非辛溫之麻黃不可、欲去陽明之

實非辛涼之葛根不可之才之說非卽欲將麻葛二味一以治傷寒一以治溫熱哉後人旣不解仲景所謂不可發汗者專指麻黃又不解之才所謂輕者指物性之輕所謂實者指人病之實乃旣以實作虛又以分兩之不重者爲輕而禁麻黃者遂并葛根而禁之禁麻黃之屬者遂并葛根之屬而盡禁之自是而於病之必去其實者凡在可以去實之藥一概皆委諸禁例實之不去病卽不治諺有之曰好漢只怕病來磨卽虛亦可立至也夫溫病之有需乎葛根亦若傷寒之有需乎麻黃用以去實只在一轉移間耳張隱菴乃謂陽明本病只有白虎承氣並無葛根湯證此以不善讀脈促喘汗一

條之故。許宏葛根芩連方議。且云此方亦能治陽明大熱。益信長沙方之取用不窮也。自矜創獲。其意可笑。然其言固大。可取耳。

犀角升麻辨

如無犀角。代以升麻。朱肱活人書之說也。陶節菴亦云。爾朱二允駁之。謂升麻性升。犀角性降。升降懸殊。如何可代。唐選川又駁之。謂角生於首。定爲升劑。以下降之說爲不然。各持一說。迄無定局。則非先明升降之理。將何以爲折衷之論乎。余乃證以素所親歷。而始有以斷之曰。升麻升也。犀角亦升也。然而犀角之升。則以降爲升。且以至降爲升者也。何以明

之犀爲水獸。其利無前。故能分水。能辟塵。能燭怪。水與塵本
乎地者。親下。怪則匿於幽隱之地。而犀能燭之。則犀不誠至
降之物乎。人因鹿角之升。而疑凡角皆升。豈知鹿之性甘鹹
而溫。犀之性酸苦鹹寒。性溫則升。性寒則降。斷無寒者能升
之理。試以鍋水譬之。熱則鍋蓋蒸蒸有氣。稍冷卽不然。是可
借以明鹿角之升。犀角之降。而二允之說爲可從矣。然則何
以又謂其能升也。蓋此所謂升。乃是升出於表。此所謂降。乃
是降入於裏。與自下升上。自上降下之理不同。卽觀熱入血
室之病。一用犀角。邪卽外達。豈不以病邪內陷。而旣入血室
則已入於至幽至隱之地。故必用此至降之品。亦能深入於

至幽至隱者以拔之使出。乎惟其能入幽隱。故謂之降。亦惟能從幽隱拔邪。故謂之升。凡藥酸苦者能涌泄。此正酸苦涌泄之謂。與辛甘發散各自爲功。苟非能降何以能升。人惟不識其所以降之理。故不能得其所以升之用。朱與陶之誤。誤在犀角證而仍用升麻。凡屬三焦大熱。諸見惡血及陽毒發斑。色紫黯者。犀角之所司也。而誤投升麻。則血益罔制。斑黑胃爛。鮮不殆者。今人之誤。則又誤在升麻證而競用犀角。凡屬痘疹初起。喉痧初發。及傷寒病溫之裏熱未熾。宜先透達者。升麻之所任也。而誤投犀角。送邪入裏。轉陷轉深。永不得出。亦無不死。夫以已陷之邪。犀角既能拔出。則未陷之邪。犀

十不齊醫書 卷三
角卽能送入其勢必然故凡當用升麻提邪出表之時而用
犀角之降未有不隨之而陷者胡令人於病之初起反畏提
邪出表之升麻樂就引邪內陷之犀角使其後之種種惡狀
本皆可以不作者無不次第俱作而旬日之間直至於不可
救哉

犀角升麻辨二

夫犀角一物爲仲景金匱玉函所不取惟華陀中藏經安息
香丸取以治傳屍勞等病與腦麝沈檀獅子糞同用是爲犀
角入藥之始前此未之有也乃張介賓作本草以朱奉議如
無犀角以升麻代之之說直認作仲景語其謬一至於此則

并於仲景所用之藥與所不用之藥皆未嘗一問矣。他若外臺祕要、歷載犀角方，無一不涉及惡血。試問風寒溫熱之常，其不汗而當用汗法，不下而當用下法時，卽有如此外臺所載犀角等證乎？不獨經疏主治悉屬吐衄下血，卽如汪訥菴之醫方集解，尙能歷數吐衄及畜血諸證，則汪尙能知病涉於血，方用犀角，而不在可汗可下之際矣。況畜血一證，仲景亦有桃仁承氣抵當湯丸，卽後人尙有代抵當一方可用。耶臨證指南每將犀角牛黃與冰麝蛇蝎合用。顧景文託名天士作溫證論治，又以犀角視同花露，輕率用之。而於指南所載顧姓一案，觀其前診，尙能飲酒納穀，乃一用犀角而神昏如

醉矣。陳嫗一案前診不過夜煩無寐。乃一用犀角而陽升風動矣。凡此皆其覆診時所自言。何竟無一人見而疑之者。噫。異矣。

犀角升麻辨三

聶久吾痘疹慈航以升麻葛根湯爲主方。痛懲犀角牛黃引毒內攻。當其時有他醫治小兒用牛黃散。一服痰喘止。神氣稍平。自是而此兒遂無言矣。故久吾謂應從升散時。切不可遏其毒出之勢。立致內攻告變。韋君繡曰。邪在陽明。與心包相近。雖見神昏。未必便入心營。自宜疏達向外。不得以犀角引賊入室。予見此病多由失表所致。表不解而入內者也。二

家之論。內外均極明顯。不意臨證指南亦論內外。而曰內閉外脫。則其所說之內外。乃大相反矣。夫此時外爲邪閉。其爲閉也。是爲外閉。不是內閉。若因外閉不開。以至於脫。則是內脫。不是外脫。惟其認作外脫。故不敢一用疏達肌表之藥。惟其認作內閉。故獨敢用走散元陽之藥。同一脫也。究以外閉內脫爲是。然亦旣脫矣。誰更辨內閉外脫之非。只四字之顛倒。用藥迥乎不同。生死於以立判。欲明閉脫。必究內外。病家可不知耶。夫人死自可云脫。然此病只是外閉。外閉得開。內本不脫。謂之脫者。實還非是。及其外閉旣久。并解散之。不能以致陰陽離決。卽名曰脫。卻無不可。然閉之與脫。總不一時。

並見此時之外閉者邪束陽鬱之謂也。此時之內脫者陽盛陰涸之謂也。以輕揚散表者解其外而外不閉以撤熱存陰者救其內而內不脫。溫病以之。傷寒之成溫者亦以之。此仲景之法所以一解表一清裏而了無餘事也。至於開竅逐穢自是瘟疫治法總因諸書於傷寒外。但有瘟疫門而無溫熱門。故人之所病者爲溫熱而醫之所稱者皆瘟疫耳。嗟乎一轉移間事耳。夫豈異人任哉。

犀角膏黃辨

傷寒論六經並重而風寒溫熱之病以陽明爲淵藪其方亦以陽明爲扼要。陽明者胃也。仲景所用白虎承氣之石膏大

黃凡屬胃病無不以此二藥而愈可見此時於二藥外不必更有他藥卽有他藥亦不過爲二藥佐使胡今人於此絕不一用膏黃而於宜清宜下時動手便用犀角夫使此時而果有犀角證豈仲景獨不見及耶乃以仲景熱入血室之條變作熱入心包之說以遷就其犀角之用然厯檢古書絕不見於宜清宜下時一言熱入心包者胡至今日而競爲此說也揆其所以言心包之故莫不因乎病有神昏之故余先明神昏之爲病以定犀角之宜否夫犀角心藥也用犀角者以神昏而用也以神昏之似乎心病而用也然而凡屬神昏之證仲景皆繫之陽明條下尙爲胃病而非心病夫神昏者何不

知人不識人而已矣。內經熱論曰：陽明者，十二經脈之海，其血氣盛，故不知人。金匱中風篇曰：邪入於府，卽不識人。趙以德解之曰：胃爲六府總司，諸府經絡受邪，必歸於胃。胃得之則熱甚，津液壅溢，結爲痰涎，閉塞隧道，胃之支脈上絡於心，纔有壅閉，卽堵其神氣出入之竅，故不識人。徐忠可申之曰：試將頸間兩人迎脈按住，其氣卽壅遏，不識人。人迎者，胃脈也。則不知人不識人之屬於胃也久矣。今何以而移之於心哉？前兩說旣極曉暢，而說之尤明白者，則裴兆期也。裴曰：人謂神昏之病原於心，心清神乃清。余謂神昏之病原於胃，胃清神乃清。夫藏神者心，攝神者氣，胃氣一有不清，卽不能攝。

神歸舍。是神之昏不昏。專在乎胃之清不清。不觀酒醉之人。乎。酒醉之人。醉胃不醉心也。何以神昏而言語無倫也。不觀飽食填息之人乎。飽食之人。飽胃不飽心也。何以神昏而一時瞽亂也。不觀痰涎壅塞之人乎。痰塞之人。塞胃不塞心也。何以神昏而瞋眩無知也。其言如此。則知神昏之爲病。全屬於胃。卽知神昏之用藥。決不在心。若非先明神昏之何屬。則犀角之是非。何由定乎。

犀角膏黃辨二

然而人於此。則正有辭矣。其言曰。今之言本草者。皆宗李時珍綱目。時珍謂五藏六府。皆稟氣於胃。風邪熱毒。必先干之。

飲食藥物必先入胃。角乃犀之精華。足陽明胃藥也。故入陽明。解一切毒。療一切血。及驚狂斑疹諸證。子謂神昏屬胃。則犀角正是胃藥。有時珍之說在。子將何以處此。余曰。不讀本經。焉識本草。人之氣血。無所不通。藥之功能。亦無所不到。豈有某藥祇入某經之理。所以神農不言何藥入何經。至張潔古李東垣輩。始有每藥專入每經之說。卽如犀角一味。本經主百毒。除邪不迷。惑魘寐。初不言其入胃也。卽以六經論之。大明則謂煩毒入心。狂言妄語。海藏則謂風毒攻心。瑁瑱熱悶。孟詵則謂卒中惡心痛。心風煩悶。此三家並不言胃。且專言心。惟備要瀉心涼肝。清胃中大熱。乃始兼心胃言。而下文